



Red Roses

红蔷薇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

Red Roses

红蔷薇

离 离 著

她有怎样的家世，使她如此桀骜不驯？他有怎样的魅力，使她欲罢不能？
罪恶滔天的黑帮，能否得到正义的判决？卧底的警探，最终能否安然脱身？
一切都像红色的蔷薇，美丽却又暗藏荆棘……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蔷薇 / 离离著. — 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1.6

ISBN 978-7-5624-6002-2

I. ①红… II. ①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27295号

红蔷薇

离离 著

策 划: 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翟飏

责任编辑: 曾钰钦 版式设计: 贾琳君

责任校对: 刘雯娜 责任印刷: 张 策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邓晓益

社址: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 (A区) 内

邮编: 400030

电话: (023) 65102378 65105781

传真: (023) 65103686 65105565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15.5 字数: 286千

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6002-2 定价: 28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1

| 溺爱母亲与变态父亲

一地血光缭乱，那是我的故弄玄虚，引起家庭纷乱。母亲以贫血方式供给我物质生活，家庭势必引爆风波，父亲在阴影里不断使坏，外婆提高嗓门呼号。母亲在呼号里碎裂，父亲在呼号里获取一丝满足。

第二章 13

| 流浪的日子

母亲没了，家破了，外婆卖掉房子，父亲卷铺盖住进单位。我先后辗转到大姨二姨家，二姨家的冷漠，大姨父的嘲讽和谩骂，一时间将我完好的心态撕破。我挑吃挑喝的日子不再，如同折翅鸟，孤独在时间的隧道里，随时有被恶狼吞没的危险。我连续接受大姨父、二姨父的嘴巴，我刻骨仇视他们，于是想出报复计划。

第三章 25

| 夜总会奇遇

无处逃了，先后辗转同学家。屁三父亲望我的眼神异常，我必须短时间找到新居所。我和人住了插间，插间户竟是农民工，他时常敞门小解，脾气和恶心时刻撞击我。我叫来猫四狗五决定挑刺。我想独占此屋，我无法面对两个鼻涕拉瞎的闹童和他们的大嗓门。

第四章 37

| 为所爱男人赴汤蹈火

某天他染血归来，耳朵、脑门、脖子全在流血。他一向枪法准确，忽然有天偏离靶心，持枪的手哆嗦不止。他经常对着墙壁照片发呆，经常去摸照片女孩的脸蛋。我顷刻萌生嫉妒。他的浅笑举止、果敢利落是我梦寐以求的春梦，如今春梦变成现实，我岂能放弃？

第五章

49

| 疯狂的荷尔蒙

寅周再次负伤，我拿了从黑帮手里掠夺的珠宝伺机出卖。他处在危险边缘，黑帮、中心局都在搜捕他。我模糊的意识里断定他是好人。短短几个月，他教会我许多功夫。

第六章

61

| 深入虎穴

他戴了假发，脸上化装出伤痕，且扮相拐腿。他用沙哑的声音喊我上车，他成为我的出租车司机，平常可以出去赚钱，还可以躲在MD公司明察暗访。他的精明敏锐挽救了我几次尴尬。

第七章

73

| 巧遇副总裁

我被MD公司聘用为演员，总裁神秘莫测，一双小眼内隐藏深不可测的东西。卧底生涯，总裁儿子看上我，这是个离异四次的男人，全身透出富家子弟的傲慢和凛然，但对我却是一副侠骨柔肠。

第八章

85

| 春天我接近十八岁

恼人的18岁，我时常发呆，我反复在失落里憧憬，在憧憬里失落。我总想抓住寅周的手，可是无法抓住。寅周像我的一个春梦，在我即将陶醉的瞬间猛醒。我是谁？

第九章

97

| 独闯中心局

我以假昏迷换来进驻中心局，经过九曲十八弯的审查，我终于获许等待的人出面。他是个虚荣狡猾贪色的男人，去吃饭的过程，我始终被他目光牵引。在许多牵引里，我发现他要的我无法给予，我要的他无法给予。

第十章

109

| 山雨欲来风满楼

他一直和颜悦色，这是他第一次冷落。可怕的沉默让我阵痛。冒险刺激要我忘记私自决定事的后果。我被送到审讯室，女警眼内射出刀光凛然割向我。我以欺诈罪被关押15天。女饭厅已爆满，我被安排进男饭厅，几十对邪恶的眼睛扫过来，我深刻领教了痴呆色迷、邪念丛生的含义。

第十一章

121

| 被追捕的日子

我们吃喝过程中听到一种奇怪叫声，我把最后一口面包塞进嘴里，惊恐地拽住寅周的胳膊。

寅周吃相依旧平静，那时不过夜里11点多，恐怖使我陷入绝对惊慌。

那间屋子纷乱的鸦叫迫使我出了一身冷汗，尽管身边有寅周，尽管我和寅周

有了得功夫，若是真有鬼魂现身，我还是很害怕。

第十二章 | 恐怖求生

133

舞会进行得很热烈，竺绅还是从前那种猥亵舞风。

海森始终虎视眈眈地凝视我，第一场舞结束，我本打算趁休息时先下手来场先斩后奏，向竺绅编排海森色迷我的谎话，引起竺绅先对海森产生反感，如此海森日后的小报告就会残疾一半。

第十三章 | 鹬蚌相争

145

我在绝对紧张中幻听幻觉，物象本身全都扭结魔怪状。我是谁，周围是什么，置身何处，我全然混沌。我耳朵听到的是轰鸣马达，我目力所及的是破碎紫荆花瓣或蔷薇花瓣。

第十四章 | 意外收获

157

我执意递给他酒，他接了。我说新婚之夜得浪漫，要给日后留下美好的回忆空间。他仰脖咕咚喝下那杯染满药面的酒，我心绪稍加安定。他喝完酒，性情比先前还激烈，呼啦脱掉闪光睡服，暴露出赤裸裸的上半身，胸毛如外国人那样厚重。我讨厌男人的胸毛，总觉得那是野兽的化身。

第十五章 | 原形毕露

169

竺绅坐主座，海森毗邻，车奔坐左侧，一个大脑袋肥硕身子的家伙坐右侧，莫非此人就是林大头？管它呢，是骡子是马一会儿介绍中便知分晓。我和竺天运依次坐在竺绅对面。看座位次序，竺家占有主人优势。一道过油菜上来，车奔没像大脑袋那样直盯过去，而是将视线挪移到我身上。

第十六章 | 绝处是否逢生

181

我再再说一遍，我没同案犯，也没犯罪动机。我闭上眼睛一副破罐子破摔的受死样，不然又能怎样，犯到车奔这等狠毒小人手里，挣扎、谩骂都无济于事，还不如闭目养神等待契机。我一言不发，车奔又想出阴损招数，他打开火机对准我的嘴唇毫不含糊地烧下去。

第十七章 | 里应外合施计巧夺军火

193

枪战激烈，海水直翻花，寅周将潜水艇神速靠近货船，一梭子击毙击倒林大头的人，海森的保镖在极力顽抗，最终被寅周和靳壮袭击进海里，他们不会水，要是会水，也不会遭遇死亡，在水里扑腾几下便沉入海底。剩下海森和林大头，两人猫腻在船上伺机还击。船上没了海森、林大头踪迹，寅周一挥手，靳壮的人马上靠近，上船，掉航，靠岸，卸货。

第十八章

205

| 英魂浩气恸地哀

我趁大家慌乱，从一干警后腰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。

局长叫去靳壮，他们耳语几句，我知道局长是在盘问靳壮我是谁。我是谁局长已从靳壮那里得知一二，我以死抵抗，大概震慑住局长和靳壮，总之，他们在这非常时刻允许了我的要求。

第十九章

217

| 云开雾散

书房是拉门，我轻轻一拉，门便顺溜打开。打开的一刹那，我险些惊叫和晕过去。竺绅背对着我直挺着身体面对一张巨幅照片发呆，那是幅风景照，背景是海边，两个男人赤足挽腿、叉腰挺背地傲然屹立在那里，海风掀起他们的发丝，他们的发丝就像突涌的海浪定型在特殊时段。

第二十章

229

| 卧底警花

父亲显得很窘迫，这盯眼，那望望，最后腾出一个塌心皮椅，用一件待洗的衣服扫荡几下皮面，示意我坐下。我坐在那上面身子直栽歪，这个皮椅不光塌心，四肢还残缺。父亲混到连个像样座椅都没有，我不由得一阵辛酸，这时，骨血这东西如期而至。谁不服骨血谁就是废料王八蛋，我心里恶语着骂话。

| 第一章 |

溺爱母亲与变态父亲

一地血光缭乱，那是我的故弄玄虚，引起家庭纷乱。母亲以贫血方式供给我物质生活，家庭势必引爆风波，父亲在阴影里不断使坏，外婆提高嗓门呼号。母亲在呼号里碎裂，父亲在呼号里获取一丝满足。母亲用鲜血滋补我的虚荣，而我则是条无休止的贪婪狼，我过分的奢求，让这个不算宽裕的家无法呼吸。太多压力将母亲拖拽到无底深渊，我就是那深渊里的恶魔，终于某天母亲变成冰冷的图画，我成为碎冰。

卫生间尖叫出遇刺场面。那是我的故弄玄虚。

全家变成顺时针惊弓之鸟。母亲惊慌率先，后面跟着失措父亲、笨重如企鹅的外婆、躬如虾身的外公。我等他们的身影靠近玻璃拉门，假装瘫在地上，故意撅着屁股往白瓷砖上淋漓几行燕阵血滴。这是我一向的捉弄风格和不断蕴积的坏伎俩，每当诞生坏伎俩，都是我索取利益的最佳时段。我周围全是些富有者，他们的居所和穿戴全都讲究得如珍品鲍鱼、燕窝，而我努力冲刺也不及人家的脚后跟展眼。人家通体名牌，我呢全身上下也是光彩照人，但老觉得不塌实，老觉得那是仿造品。身上的香奈儿是母亲从股市上偶得的利益。偶然的東西就是不如长久的东西可靠，因此那套香奈儿并没引起我多大自豪。我对自己抱不平，从而对父母产生怨恨。可是眼望朴素得如蔷薇花的家，怨恨情绪顷刻消失，却因而产生蔑视。

家里共两居室，姥姥、姥爷住一间，小的时候和父母住一间。如今长成初中生，父母只好出让属于他们的房间，他们在前院扩建了一个偏厦住进去。别人家一楼的偏厦全部用来做小本生意，他们当居所住进去，这使我很没面子，于是我每天出入显得很仓皇，仿佛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他们给了我生命，我却完全封闭住流淌在血管里他们的血脉。我憎恶那血脉的贫贱，如同憎恶班级里那些富贵女生。我想投胎时阎王一定在昏睡。全家人已竭尽全力要把我抬举成公主，而我没半分感激。

发白地板、普通木头床、普通彩电、普通家居用品，和浓艳阔绰相比，那就是个蜗居棚子，而住在里面的我们都是蜗居狗。惟独我的房间摆设新颖，精致实木书柜、写字台，漂亮的席梦思床和一对苹果沙发让我着实钟爱了一阵子，还有

墙上悬挂的装饰品，都是这个家的奢侈品。一句话，我生活在这个家的天堂，而这个家的其他人全都生活在无底地狱里。

我想我不属于他们中任何一个，不属于这个家。永远不属于。我是枫林中稀少的候鸟，迟早要飞走。飞走的那天我不会眼带泪花，决不会。我时常莫名其妙地在心里涌动这样的话，有时我觉得自己很残忍，残忍得如狼如豺。母亲在我身上花光所有积蓄，面对我的错误从不说一个“不”字。三九严寒的半夜，我突然想吃火龙果，做梦还在吧嗒嘴。白天同桌中午吃了那个东西，嘴巴咂出蜜香，勾得我五魂七壳悬浮在半空中。我思维长了无形翅膀飘啊飘，我看见自己俯身咬了口那果子。香极了，心想，一定要妈妈买下它。同桌切了片给我，我假装清高挡回去。但同桌吧唧的声音让我后悔没接纳人家的馈赠。

外面北风呼号，黑得鬼气森森。母亲本打算叫父亲一块去，父亲烦躁地翻过身，母亲只好穿上厚重羽绒服消失在夜色里。距家200米远的昼夜水果店果然有火龙果，母亲买了些一路小跑着回来，全身成了白桦林，嘴巴冻歪、脸色青紫，可我并未对母亲这样的举动有所感恩。打记事起母亲就是我呼之即来唤之即去的跑腿以及左膀右臂。习惯成自然这是亘古名句，在我身上尤为突出。

习惯要我变成一个无血无泪的铁面人，但我毫无知之，一任纵容着如此习惯。外婆多嘴说了句很没份量的话，那孩子再宠会成精的。母亲衣服脱半截马上瞪大双眼逼视过去，说也没用你去，干吗插嘴多管闲事？管好自个算了。外婆在所有儿女中一向信誉扫地，原因是自私和狭隘，是那种只管自己饱肚，不管别人瘪肚的自私狂。其他两个女儿基本忽视她的存在，她只好选择宽容心比较强的母亲。母亲对任何事都能包容，惟独对沾我边的不顺耳话抱以虎视眈眈。

外婆当仁不让，哭嚎起来，大骂母亲是不孝女，说花钱买房子给你们这些白眼狼住着，反遭狼咬，赶明统统都给我滚蛋。父亲听出个眉目，一骨碌坐起，脸上挂着阴笑，灯光下那就是张魔鬼面孔。他一直讨厌和外婆、外公住一起，自己又没本事置办房子，就当起混水墨斗鱼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他这条墨斗鱼就会及时喷出黑雾。他来到我的房间溜起小话，管好自己算了，也不照镜子看配不配参政。这句话给外婆听到耳里，外婆满头发丝颠覆着冲过来，他才警觉悄声，脸上阴笑成可怕的阴云。

我看到全家即将引爆战火，往往会以公主姿态现身，呼号住父亲，骂他是变态阴阳人，是混蛋加三级。外婆开心地笑了，每当我大骂父亲，外婆总能开心畅怀。外婆小声嘟囔说报应，报应啊，这句话掀起父亲的口舌，他说只要孩子学好报应不算啥。外婆讨厌父亲，最终还选择了跟我们住，这是我难以理解的。这个家庭是条狰狞的铁链，把几个毫不热爱、行为扭曲的大人链在一起，一旦哪头

相争，战火硝烟随时会在这个不足80平米的房子里拉响。

外公是个半疯，激动时唱变调《十五的月亮》，愤怒时依然唱变调《十五的月亮》，而且半夜三更出去锻炼，回来时经常能捡到些马路遗留物，比如手机、皮包、围脖、手套等，最末等的也是块看上去崭新的白手巾。为此外婆拉开战火，说你要穷死了，捡那些死人玩意，赶紧丢了。外公立即瞪起俄罗斯人的黄眼珠子回敬说我他妈乐意捡死人东西。老两口你一言我一语形成对垒，父亲乐得两眼眯笑成睡猫样。

天，这是个怎样的家庭，我一定要离开。

一地血影缭乱，母亲一眼看出分晓。她扶起我安慰说孩子你成人了，那是女人的经血，不要怕。我暗自嘲笑母亲，心里说经血我已经领教不下五次，是用零花钱买的纸巾。这算啥事能难倒我红蔷薇？真是笑话一桩。我连男女怎么性交生孩子都懂呢，这点小插曲充其量不过小儿科。我要的是用伎俩换取物质刺激。我撒谎说每天我都眩晕，上课老提不起精神。母亲二话没说每天给我带上宝贵的五十元零花钱，家里的生活标准自然降低，也经常为经济相互打斗。母亲骂父亲是卡拉皮，父亲念三七说那么大岁数手里掐钱不放带进棺材吗？母亲急了，父亲说得太过火，幸亏没被外婆听去。母亲使劲掐了父亲的耳朵，父亲才终止说下去。应该说父亲是个蹭饭吃得过且过的男人，以为把几千元的工资交到母亲手里就算全家的功臣，这点我特反感，他连我们班开出租车的父亲都不如，人家起早贪黑还能挣来许多零花钱呢，他可倒好，就死工资撑着，炒股偶尔发迹，还出去花小钱嫖乡下妹子。

这个混蛋，这个恶蛋，这个不要脸的面蛋。

我长相可观，个头挺拔，脸型标准，印度大眼。那是父亲红志的翻版。可讨厌的是我一只耳朵像父亲，一只耳朵像母亲，也就是一只饱满，一只单薄。饱满那只来自母亲，单薄那只来自父亲。

我充满对美好未来的憧憬，我在奢望渴求中度过每分每秒时间，大脑细胞完全僵化，一天下来比全神贯注于纺车上的浣纱工还要辛苦。学习已经不是我主要乐趣，我一直热衷于物质刺激，它们总能给我带来无尽乐趣。同学中有人用7000元的三星手机，我回去马上向母亲反映，没管餐桌上寡淡无味的饭菜。馒头、酸菜粉条、肥肉片几乎是全家冬天的主餐。酸菜那东西偶尔吃顿还算新鲜，长久吃下去，那会多倒胃口？母亲似乎和酸菜叫上劲，不是炖就是蒸。酸菜馅包子吃久了同样发腻，还有早晨那顿面片汤，要多酸口有多酸口，幸亏我吃面包、点心、牛奶、荷包蛋，否则真不知怎么活下去。

外婆已见怪不怪，不再像从前那样向母亲数叨我的千不对万不是。习惯成自

然，外婆和我一样形成自然，已经能够容忍家里做包子我单独吃小灶的做法。要知道外婆可不是个省油灯，七十开外的人了，放在从前，她可是飒爽英姿炮轰司令部的人物。谁稍加触犯她利益，她会雄赳赳一路杀来。大姨打小就被她看不上，不是嫌大姨做饭软绵，就是嫌大姨长相丑陋，大姨小个子、脸棱角分明、两根拇指弯如鸡爪。对二姨，她不痛不痒，二姨刻苦努力，上学那会就是学校红人，可二姨长相一般，带出去不展眼。外婆喜欢别人的赞赏，我妈瓜子脸、大眼睛、高个头、生得白净，外婆一领出去就有人赞不绝口。外婆那张终日严肃脸变成盛开的向日葵。

外婆宠爱我妈。大姨生孩子、二姨做人流，以及彼此的婚礼，她统统弃权。她一心扑在我妈身上，生日宴上，大姨、二姨过来为她庆贺，切蛋糕非得我妈操刀，惹得大姨、二姨相当不满，但因着她是她们的妈，她们忍气吞声了，来的次数更少。我妈贪个被宠字，人自然要受累。外婆患病住院，我妈一马当先随往。大姨、二姨也如期来临，可是白天搀扶她的时候，她又弄出新姿态，用胳膊肘挡走大姨，用身子挣开二姨，非要我妈搀扶她不可。她这样做大概是心愧所至，可医院其他病患不这么看，以为大姨是痴呆，二姨是不孝女。她们在她的乖戾举动下全都撤场。

我妈生我时，外婆那是尽心尽力调配吃喝，还把我当宝贝似的到处炫耀。关于我妈生我时的被宠，我是在她和我妈的战争中获取而知。她会鼻涕一把泪一把述说，当年你下崽子我是怎么对你的，你都忘了吗？你那崽子拇指大小我就纸包纸裹地伺候着，换不来你颗真心真肺，呜，呜，呜。

大姨一般不来我们家，二姨倒是经常来，但对我相当敌意。大概是看不惯母亲对我的娇惯，每当来时除了给外婆买水果，就是给母亲买来爱吃的猪手。趁我在家时还会出去买回啤酒和母亲对喝，我白她眼，笑得很牵强，有些类似父亲那种变态笑。这时候我及时抓出外婆，和外婆成为统一战线。我知道外婆对三个女婿都不满意，关于这点，我举双手赞同。大女婿是个赌徒，二女婿是个酒徒，三女婿是个变态，也就是我父亲。为气二姨，我及时挑起风波，我跟外婆念三七说，啥高兴事啊，穷得满地找零钱，臭美啥啊。母亲听出话里有话，马上搁置酒杯，把二姨晾在饭桌上，假装去厨房忙活。

二姨气得两眼冒火，说出直白话，全家就为这么个小塞子赴汤蹈火值吗？你这家再没人来。二姨走到门口时我嘟囔说，赶紧滚蛋，没人欢迎，最好少来。二姨似乎听到什么，但还是决然离开。她大概十分清楚，若是跟我对着干，肯定会和母亲绝交。我得意地笑了，还是父亲那种变态笑。我那时心灵深处在一点点裂变分化着黑色涡流，只等待时机倾泻。要是母亲能早些透视出那黑色涡流，我在

某年某月某日就不会以泥石流方式铺天盖地砸向广袤世界。

谁说过冬天是城市的绝望，这话非常正确。满树挂霜、满地结冰的北方，以独特方式沉淀着某些深埋土层的秘密，一旦气候适宜，它们就会破土而出。我的心混乱无序且咆哮着，她一直向莫名方向一意孤行；我的生活内容苍白贫血，它固定在我日益形成的诺亚方舟里不能自拔。我脑海里除了豪华物质，别无其它占领点。我疏忽了疼我的母亲，有天我不经意的一瞥，发现她花白头发增多，大眼周围平添许多碎纹，一笑尤为严重，裸现殷实的垄沟褶。我根本没管那些，依旧向她索要我的需求。

母亲擦劣质化妆品，闻起来一股血腥味。那味道特难闻。我擦的却是韩国名牌化妆品，三百元一瓶，我妈一咬牙，从骨头缝里挤出钱买下。我骄傲地进出学校，迎来一片喝彩眼神。至于那些穿戴落寞者，永远迎接腐朽发钝轻蔑的眼神。母亲在我一片喝彩的眼神里已深埋下疾病种子，她在用鲜血滋补我的虚荣，而我则像头无休无止的贪婪狼，一点点掠光、侵吞母亲的血。

一切在可知未知中迈着踟蹰步伐，我青春这把无知钝刀一点点切割着母亲。母亲被切割得苍老无助，无形中促使父亲愈加变态。父亲的变态主要表现在刻意装扮自己，每天早晨临去单位前，像我那样固守在镜子前，拽扯他那粗硬的头发，企图把它们拽扯到他满意的位置。他那硬头发顽固得总是不尽人意，似乎在和他抗衡。他恼怒中用上我的直板夹卷弯头发，然后擦亮皮鞋腆着水蛇腰扭搭出家门。这个不知进退的小公务员，在外面乐于显摆，属于瘦驴拉硬屎那伙。兜里钞票紧缺，他却经常拽仨伙五地下馆子。这次人家做东，下次非你莫属。除了工资，他在外面所得私房钱全部用来花天酒地。

至于天多高地多厚，金钱与他永隔一江水，他全然不顾。出来进去和谁也不搭话，甚至有次路遇弯腰驼背的岳父，他竟绕道而行。外公回家说给外婆，我偷听了去。外公眼泪汪汪，我却心肠硬硬地支持父亲的变态行为，心想即便我路遇弯腰驼背的外公也会绕行。从这点可以看出，除了母亲娇生惯养我的因素，我的另一半基因来自父亲，我流淌他的血脉，不可能没相似点。我们的相似点都是虚荣、贪婪和冷血。心情好时那点善意光辉会呼啸着擦肩而过，亲情温暖至于我是种绝对物欲。有物欲才有亲情，两个姨妈，几个叔叔，倘使不进贡于我，别想从我嘴里掏出对他们的尊称，我会将热脸刹那冷却零度。我不屑且旁若无人地回到自己的房间，门咣当关上。那是向他们呐喊和宣泄不满。

初三那年，从深圳回来的小叔送我一台笔记本电脑，我嬉笑成漂亮的蔷薇花。叔说蔷薇等你考上重点高中乃至重点大学，叔会给你一万元。不管真假，一万元的确是种诱惑。可我那半斤八两成绩能考上普通高中乃至普通大学已难能可贵。

自知一万元是场黄粱梦。但黄粱梦有时非常令人陶醉，像母亲坐在电视机旁幻想将来住百米房屋一样。我对母亲幻想中的豪言相当蔑视，心想，就你那样上哪里弄豪钱住豪宅？要是本公主幻想未来或许能美梦成真。你个无根无脉的半老徐娘还敢做梦，真是有些蚍蜉撼树。

雪亮得刺眼，被太阳俘虏过的地方冒着森然热气。空气夹杂着冷风直面扑来，地面积雪却融化得雪泥混合，不小心踩过去会喷溅一身泥点子，我歪下头毫不犹豫地坐进出租车。

从学校打车到家整整花掉30元，我掏出30元丢给司机，趾高气昂地下了车，根本没半丝心痛感觉。母亲胃疼时都舍不得花30元买好些的胃药，而我无端打车一次性花掉30元，眼不眨、心不跳。本来可以和大部分家里没车接送的同学坐班车，或坐公交车。为更好显摆和在富家女面前不丢份，我想都没想招手叫停一辆出租车。那天人刚到家，在楼道里就听见母亲和父亲在争吵什么，开门进去，一切白热化。

他们在为钱争吵，父亲要母亲拿出一百元给他，母亲问干吗用，父亲说中午下馆子用，补偿人家的宴请，母亲急了，说你也不量身看下自己是不是经常出入饭店的料，父亲回说我啥料，你这臭娘们真是瘪情，那是我的钱，我想怎么花都成，拿来存折，今后别想从我这要一个子。母亲瞪大眼珠子，回说你做梦。两人便支架撕打起来，外婆摔了杯子，依然没震住他们的殴打。我的出现马上震慑住母亲，母亲拢下头发住了手，父亲趁机给了母亲一脚，我觉得父亲就跟一小盲流没分别，照准他后背就是一拳。

他大概给我打骂惯了，竟嬉笑下开溜出家门。那晚他没回来，我和母亲也没牵挂。我牵挂的是钱和物质，母亲牵挂的是我，至于他，只是我们的充卡机而已。事实也是如此，母亲除了对他每月几千元有所留恋，对他身上的一切都已厌倦。他冷落刻薄、不近人情，像足了我的奶奶。奶奶来我们家时处事古怪得不行，母亲削好苹果给她，她不吃，过会儿却拿了个没削皮苹果站到楼道口吧台吃起来。母亲出外丢垃圾袋看到这一幕非常吃惊，回来就跟外婆说母子都是变态狂。

父亲把好端端一双筷子用煤气熏出黑道，用家里最大号碗盛少许米饭。逢年过节，他老早准备好行囊开拔到他的家，据说小时候为和外婆争夺我，还把参与战斗的外公腿部踢得淤青。外公敌不过他的年轻气盛，我终于被他抢到乡下的奶奶家。没过多久，他又抱回浑身长豆、啼哭不止的我。回来时没敢敲门，居然把我摺到窗台上，他闪了人。如此变态的家伙，骨头硬、嘴巴硬，从没向谁认过错。有次出外喝醉，还被人打肿了一只眼。对此母亲心知肚明，他肯定又是喝醉招猫斗狗了谁。

我喜欢做美梦，这点跟母亲很相似。

每当在电视里看到帅气的男主角，我就会一阵憧憬伴随胡思乱想，甚至联想到和那帅哥接吻、结婚、生许多小帅哥。妄想归妄想，我初中阶段应该说对学习还是很负责，知道想改变自己要靠扎实的学问。所以母亲更加变本加厉溺爱我，只要兜里有余钱，她肯定会第一时间塞给我。她完全忘记作为学生努力学习理所当然，家里的好吃好喝全都给了我，这使我变得不知东南西北，也分辨不清母亲的爱心来自对自身的残忍，或者说是种虐待。只觉得母亲就该那样付出，全家就该那样围我这个轴心转。

听那首“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/ 地上的娃娃想妈妈”，再也没小时候那种感染基调。我的感觉被母亲过分的心疼吞噬了，母亲为维护我的利益，经常跟大姨、二姨、外婆吵翻天，原因很简单，她们一概否决母亲的教育方式。这点大姨、二姨最有发言权，大姨的儿子，我的表哥，孝顺又懂事；二姨家的女儿，我的表姐，那整个就是二姨的贴心小棉袄。她们的教育方式全都属于正常范畴，不娇纵、不溺爱、不打骂，孩子能做的就由其参与做，不像我整个一寄生虫。

只有外婆没资格发表意见，外婆自私自利出了名，对三个女儿完全是种脱爱教育。她们生病，她弄些过期药糊弄下了事，大冬天的，大姨脚上的北京棉开了口子，她也没马上给大姨买新的，直到大姨脚冻出紫泡，她才拿出20元钱给大姨买了双新北京棉。还有二姨嘴巴、脸莫名其妙长泡引起溃烂，她也是拖延到不能拖延才带二姨去了医院，而她手里只要有钱就会储蓄进存折，然后不断搜刮外公。就是现在也如此，她只管调养自己的身子骨，至于外公，她不闻不问，有时还狠呆呆瞪外公。这是我临场观摩到的结果，而外婆对我的漠不关心来自母亲和她的争吵。

外婆每当干预母亲溺爱我，母亲就会急成半拉疯婆子，回击道，我绝对不能像你那样对待我的孩子，你对我们姐妹几个关心的太少，因此我必须让我的孩子绝对幸福。外婆这时就鼻涕一把泪一把大肆诉说，你个没良心的，我怎么对你的，你都忘了吗？家里包饺子，我会给你藏一盘子打尖。她们两个谁也没有份，过年分糖果给你的最多，压岁钱也是你的最多，你咋能这没心肝？

我要是没心肝就不和你同住了，像大姐、二姐那样多自在？你住我的房子还说狼心狗肺话，明赶紧搬出去，我出租一半住一半咋也活下来。战斗每次都在外婆的呜咽中宣布结束。这时母亲为讨好外婆，做饭时间就主动找话说，今天做酸菜肉卤过水面咋样？外婆自知是台阶，就回说，做呗。两人就又搭上话，吃饭时就又唠扯些幻想和张长李短。至于和大姨、二姨争执，从没像跟外婆那样厉害凶猛，当她们指责她不要过分溺爱孩子，她会说个人管好个人孩子，我的孩子不必

你们瞎操心。人家相视几眼抬腿走人，战争悬在半空喘口气就落下帷幕。至于外婆的唠叨和阻隔，赶上母亲心不顺，母亲就会东摔西砸，有次放学回来，我看见卫生间坐便少了一半瓷，周围全是裂口。知道是母亲干的好事，也知道母亲为啥干这等不划算事，我斜眼望下低头垂眉、生闷气的外婆，不屑且蔑视地回到自己房间。尽管我是外婆一手带大，但我的倾向点依然是母亲。倾向原因不是偏爱，而是出于从母亲那里索取源源不断的物质和金钱。

我蔑视外婆的主要原因在于她的抠门，想从她手里抠出零花钱难于上青天。就连过年这样重大节日，她也不肯给我个红包。关于这点母亲没啥怨言，认为她年纪已大，兜里是要有过活钱，一旦有个病灾，那就是笔不小的开销，尤其住院，母亲深有体悟，医院简直是个吃钱机器，平常人家住不起，光各项检查就得一笔，要是加上治疗费，没个三五万别想病好。这还得说可治愈的病，换成疑难杂症，没几十万，那就得等着家人收尸。可怕的商品社会，钱主宰着一切。为此我将来必须向钱紧密靠拢。

无产者得忍受多少酸甜苦辣，我非常清楚。挤公交车踩了别人被骂，自己被别人踩也怒不可遏。商场、市场讨价还价中把握战略战术；赢得几毛钱利益时忍俊不禁的小市民可怜状；偶而楼道拾捡到10块钱卑怯的沾沾自喜；洗大众淋浴时忍受的某种人体臭味；眼巴巴望着别人出入几千元一张的歌星门票；大商场一千好几的进口巧克力；富人闪光的亮眼；穷人灰暗的眸光……

无产者，无产者，我不要。

我要让自己的将来花团锦簇，我要改变自己，我必须有钱。有钱是人的生活，没钱是饲料猪的生活。我要过人的生活，不要过饲料猪的生活。

我躺在芳香柔软的床上，外语书反扣在贴骨肚皮上，美梦做得香甜痴迷，直到母亲喊醒我吃晚饭，我才无奈地走出美梦。美梦是我考上托福，遇上美国富商，还有就是某天奇遇上某小开。家人的晚餐是酸菜肉卤过水面条，我吃母亲特制的玉米松仁果酱羹和香肠、奶酪。甜玉米在冬天商场卖价很贵，一穗要5元钱，松仁就更不必说。母亲去很远的批发市场批发价批来它们，于是我想吃时就顺手拈来。即便批发，也花去不止200元。所谓酸菜肉卤，不过是廉价的肥肉边角。看眼都恶心，别说吃到嘴里。全家人稀溜溜往嘴里吸面条时，我露出一脸苦相，担心他们半夜会呕吐。

母亲厨艺很高，其实那东西很好吃、很开胃，里面放了辣椒和各类调料，吃起来一点不比外面的米线逊多少，只是名字不同罢了。要是我肯屈就吃大锅饭，母亲会减轻不少负担，可我脑子里那时没半点这样的理念，我一心想过富裕生活、一心想过得舒服体面，却丝毫没想我的“富裕生活”“舒服体面”，耗损母亲许多

健康细胞，我像一头永远对肉食贪婪的小狼，使劲喝母亲身上的血源。

母亲愈来愈瘦，眼睛更显空大，身材清癯得如同麻竿，走路裤裆甩得厉害。现在流行贴骨美，母亲的瘦多迎合时代，可母亲的瘦根本没突显美丽形体，这不奇怪，她通体没好衣服搭配，自然显不出好形体。有天她穿了套我不要的衣裤，看上去比以往年轻多了，美中不足的是袖口稍短些。

要过春节了，母亲像往年那样忙活蒸糖豆包。母亲那个收益不好的公司宣布解体，所有人员采取一次性买断方式。母亲不必隔三差五往那跑，时间相对绰余，糖豆包蒸得自然比往年多，足有一口袋面，正月里吃方便省事。那东西放在背阴阳台上冻得跟铁块一样硬，放一冬都没问题。要是去商场食品专卖柜采购，那可就贵了，6元几一斤，一斤只几个。而母亲仅用一盆发面就蒸出那些，豆子是乡下亲属送的产物，糖只用了半袋。母亲只是费些工夫而已。

年夜饭吃得非常愉快，母亲做了许多我爱吃的食品，诸如糖醋排骨、油炸鸡翅、油炸核桃肉丸、挂浆各类食品等。外婆、外公吃得也开心，他们那时牙口都还好，糖醋排骨什么的都能咬动。外婆还是老规矩，喜欢大家说喜庆话，因没压岁钱，我故意气外婆说些不着边际的淡话。我说人要是一顿吃10个面包会不会撑死，母亲笑说不会，那东西发面体积小容易消化，没见吃技比赛吗，人家一次要吃几十个呢。

逢年过节提“死”字，外婆反感透顶，说闲话淡眼咋这么多，人家电视主持人哪年不说吉祥话，人家个个漂亮、有钱，那么大的个闺女就不能说点吉祥话？母亲瞥眼脸色泛青的外婆，马上替我打马虎眼，老黄历了，别那么迷信，说死就死了，事真多，做好了吃都吃不消停。外婆啪地摔了筷子，外公依然闭着眼睛吃。平常日子外公很少吃到可口饭菜，因此他如同个未经世事的孩子，香巴巴吃着，看了让人心疼。尽管他年轻时很没正事，但人老了，其状生怜，过去的事逐渐淡漠在记忆里。记忆那一页倏然倒退进时光隧道，直到肉眼看不见。外婆甩来讥讽话，你没吃过东西啊，还眼皮耷拉着吃。

外公本来吃得兴致勃勃，突然给外婆当头浇了冷水，也摔了筷子，叼根烟出去。母亲看到餐桌冷场，马上换成笑脸，叫回外公，并陪同外公喝了杯啤酒。说实在的我也不愿意家里总是封冰，我主动跑到外婆房间里说了几句祝福话，外婆果然开朗，脖子向后一挺打出个刻意响嗝，向我要来饮料仰脖喝下去。印象中外婆每当生气复原都要进行这番特别举动，那样子好似把胸腔里的气全部运作出来。

初一至初六早晨全部吃水饺，意味着新的一年风调雨顺、合家欢乐。饺子除年三十晚上那顿是新包的，其余都是母亲和外婆包的冻饺子，想啥时吃拿出来就吃。要不是我太眼眶子高、急功近利、虚荣不堪，那个家大体还过得去。母亲延